



▲《清明上河图密码 2》▲

作者：治文彪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

▲《不在他方》▲

作者：陈绮贞

中信出版社



▲《图书馆奇谈》▲

作者：[日] 村上春树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▲《忽而今夏》▲

作者：明前雨后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

▲《永不言弃》▲

作者：乔乔·莫伊斯

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《清明上河图密码》描绘人物824位，牲畜60多匹，木船20多只……5米多长的画卷，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，乃至整个北宋近两百年的文明与富饶。

然而，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传世名画，画完不久，金兵就大举入侵，杀人焚城，汴京城内大火三日不熄，北宋繁华一夕扫尽。

这是北宋帝国的盛世绝影，在小贩的叫卖声中，

金、辽、西夏、高丽等国的间谍和刺客已经潜伏入画，死亡的气息弥漫在汴河的波光云影中：

画面正中央，舟楫相连的汴河上，一艘看似普通的客船正要穿过虹桥，而由于来不及降下桅杆，船似乎就要撞上虹桥，船上手忙脚乱，岸边大呼小叫，一片混乱之中，贼影闪过，一阵烟雾袭来，待到烟雾散去，客船上竟出现了二十四具尸体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……

翻开本书，一幅旷世奇局徐徐展开，错综复杂，丝丝入扣，824个人物逐一复活，为你讲述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埋藏的帝国秘密。

作者简介：治文彪，1970年出生。多年前偶游开封，自此沉迷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立誓围绕此图创作小说史上最庞大的推理布局。他花费五年时间构思此书，创作历时三年。曾出版大历史推理小说《人皮论语》。

内容简介：歌坛创作才女陈绮贞从1998年发行《让我想一想》以来，始终维持一贯清新独特的风格，长发、木吉他、干净而温柔的嗓音，轻易将人唤进恬静美好的梦里，词曲绽放治愈之光，风靡华人世界，为一代人留住纯真。除了歌手身份，她也热爱摄影与写作，对她而言，摄影是“日常加上一些不寻常”记忆的封存，而文字则是更深刻的自我追寻与探索。

这本散文集缘起于2011年夏天，陈绮贞在古巴哈瓦那的旅行，她写道：“旅途中的一切，匆匆忙忙之间，你只能为发生的事，在地图上作记号，而无法立即书写。这些记号的意义，

你必须耐心等待时间为你充分显影。”当书写开始，便是显影的启动，唯有写作，让她心甘情愿放手一搏。

三十八篇散文、七封信件、两场对谈、一段问答，记录她以旅人之眼所烙印的风景，和日常生活里筛选出来的微小意义，只因生命是一种探寻，现实迎面而来的强度，需要平日的温柔来补偿。

作者简介：陈绮贞，台北芦洲人，景美女中、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毕业。

主要身份为独立歌手。大学时常于校园、天桥、地下道、咖啡厅、Live House、书店、垦丁海边等地演唱，多次举办大型巡回演唱会，场场爆满。1998

年发行《让我想一想》，其后陆续发行《还是会寂寞》、《Groupies 吉他手》、《华丽的冒险》、《太阳》，均获选为年度十大专辑，2014年发行《时间的歌》。

陈绮贞的作品和概念具有独特文化风格，无论音乐、文字或影像，她用独特的方式演绎这一代的许多梦想，很多人说她不只是歌手，更像是艺术家、一个安静的行动者。

不使用Facebook与微博，她的行动、作品和公众形象却默默地深刻影响着华人青年，跨出属于自己的步伐。

作风低调几乎很少上通告，媒体常以“陈绮贞现象”来报道她。

内容简介：《眠》《袭击面包店》系列第三部，村上春树联手著名画家卡特·曼施克，将神秘的小说世界引入艺术圣境。

少年为了弄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征税方式，决定去图书馆寻找答案。依照指引，他走向地下的107室。眼前是一扇奇特的门，敲上去令人毛骨悚然。

门开了，一位长相诡异的老人找来三本书，但只能在阅览室里读。少年跟着老人走进漆黑的阅览室，他发

现，他似乎永生都将囚禁于此……

著名画家卡特·曼施克继《眠》《袭击面包店》之后，再次为村上春树绘制20幅超现实插画，以6色工艺精致印刷，更添狂野氛围。如果说《眠》描写了因失眠产生的种种奇异感受，《袭击面包店》展示出对饥饿的挣扎与反思，《图书馆奇谈》则是充满荒谬的大人童话，在黑暗中复活重生。

作者简介：村上春树，日本著名作家。生于

1949年。29岁开始写作，处女作《且听风吟》获日本群像新人奖。1987年出版的《挪威的森林》，日文版销量突破1000万册。2009年出版的《1Q84》被誉为“新千年日本文学的里程碑”。2013年4月，《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》面世，七天突破100万册，创日本文学史上最快突破100万册的纪录。写作之余，热衷翻译英语文学、跑步、爵士乐等。

内容简介：这里有好多你熟悉的情节，熟悉的画面。纯净得让人嫉妒的青春岁月，有一种感觉—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叫“章远”的男孩。在我们最意气风发、青春年少的时候，这个场球上的男孩，格子衬衫、颀长的身影、优美的侧脸弧线，曾经定格在多少人心中。最常出现的画面，是车

厢里站着的一对少年，光影从少年英俊的面孔一掠而过。急驶的列车，仿佛时间般一去不回……

这不是一部虚构的小说，而是属于你自己的真实故事。

看到林荫路上，穿着运动服微笑的少年们，就是章远，就是何洛。他们行走在左边，青春行走在右边。十

年，十年前纯净得让人嫉妒的青春岁月，这样纯纯的青涩爱情，我们再也不可能拥有。

作者简介：明前雨后，晋江网知名小说作者。就读于北京大学，热爱运动和旅行。已出版作品：《忽而今夏》、《眼泪的上游》、《再见，蔚蓝海岸》、《思念人之屋》、《直到春天过去》。

内容简介：1916年，德军占领的法国小村庄，苏菲的丈夫正在前线应战，她的家乡瑟索凄惶。为了保护爱人和亲人，苏菲抱着心爱的画像，走入了一个未知也未知的房间。而当她走出，她发现，所有的人都开始离她远去，没有人信她，没有人温暖她。

真正的孤独，从来不是无人陪伴，而是明明有个人爱你，如今却缺席了你的生活。

大卫猝死后，丽芙把生活过成了一个博物馆，里面全是曾经，而她就是馆长，用尽全力守护着大卫送她的回忆和那幅画，无法向前，

直到遇到保罗。可是，就是因为这幅画，让准备拥抱的两个人站在了法庭的两端……

作者简介：乔乔·莫伊斯，1969年生，英国小说家、记者。2002年开始专职写作，在此之前她曾在《独立报》做过十年记者，并写过3部无人问津的小说。目前，乔乔是英国人气最高的作者，出版12部小说，并多次被英国最大的读书俱乐部理查德·莱蒂热推。她的作品，先后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，全球畅销逾1000万册，其中《Me before you》（《我就要你好好的》原书名）的同名电

影将于2016年上映。参演演员有《权利的游戏》“龙妈”艾米莉亚·克拉克，《饥饿的游戏》“男神”山姆·克拉弗林。

作为新生代现象级浪漫小说家，乔乔·莫伊斯在欧美享有盛誉，长期占据各大畅销榜，尤其在欧洲大陆备受推崇。乔乔擅长构建结构精巧的人间故事，挖掘人性的多重维度，于悲喜交加中，给人向前一步的力量。新作《永不言弃》一面世即受到德国重量级媒体——《明镜周刊》、《焦点》及《世界报》的追捧，并荣登《明镜周刊》畅销榜，再掀销售狂潮。

名人评论

马云：将来机器人和人类谁更聪明？我觉得机器人一定比人类聪明，但人类一定比机器人更智慧。大脑聪明可以靠学习知识，但智慧却来自磨难、挫折和各种心灵的体验感受。能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东西称为聪明，看见当作没有看见也许就是智慧。

黄菡：我们的青春眨眼就没有了，皱纹一条一条地爬到眼角，我们阻止不了岁月破坏我们的容颜，可是我们可以让心在岁月中慢慢磨砺，如蚌中的沙，慢慢的光润起来，等到我们发苍齿摇、步履蹒跚的时候，还可以让珍珠的光泽晕红最后的行程不是吗？

胡紫薇：为了伟大的使命卑微的活着，默默无闻的牺牲。我们身边也从来不缺少这样的壮士和死士。但是，遗憾的是，他们大多并不为人所知，也无法为中华民族做出真正重要的贡献。这是一个民族最可悲哀之处。我们的文化，我们的话语体系，并不鼓励为自由而战的精神，反而总是试图取消它；如果不能完全取消，就尽量屏蔽它；如果不能彻底屏蔽，就努力羞辱它、丑化它、奚落它，使它成为大家耻笑的对象，而不是效仿它。这是我们的文化中最坏的部分。

张悦然：有太多共同的记忆，像一场青春的巡礼。这个小说里自我探寻的坚持，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一点去远方的勇气。现在，只在很少的人面前，我才会觉得说出“青春”和“远方”这样的词不矫情，也不空洞。

丁东：世间竟有炸花生，寂寞春寒夜，下酒绝佳恩物。极简，三五分钟，火候都不重要，老有老的滋味，半生有半生的滋味，热油锅里盛出，洒上细盐，齐活。宜喝慢酒，且百搭，白酒黄酒啤酒不提了，且说，威士忌都配。洋酒土喝，是我的一个惊喜发现，不亚于金圣叹“豆腐干花生共食，有火腿味”。

各家声音

◆ 从一开始欢呼大片，到最后开始砸大片，都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。到今天，大片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，大片就意味着空洞，没想法、我们不喜欢、不好看的形式。

张艺谋认为，在10多年的商业、票房和艺术的大争论中，人们对大片形成这样的概念。

◆ 有人说，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，一个物质的时代，一个愚乐的时代，一个缺乏大师的时代，可是，我们不能把什么过错都推给时代。一个人左右不了时代，却可以左右自己的脸——它可以不漂亮，却可以没内容；它可以很丑，却可以没有个性。

刚刚去世的媒体人徐怀谦在其文章《酷的脸》中的描述。

◆ 对一个自以为认识的人，我们到底了解多少？顾城和谢烨看上去不是理想的一对吗？总是无忧无虑、轻轻松松的？在柏林时从未听到说起另一个女人，顾城的“我想死”无非是夸大其词，周围的人轻快地回答说：“那就请便吧。”

10月8日是诗人顾城的忌日，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撰文回忆顾城和谢烨。

◆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去看父母的背影，而是承受他们追逐的目光，承受他们不舍的，不放心的，满眼的目送。最后才渐渐明白，这个世界上，再也没有任何人，可以像父母一样，爱我如生命。

重阳节前，作家龙应台这段话在微博上被频频转发。

◆ 在物质的组织之下，全社会像个大机器，一个轮子出了毛病，全副机器停摆，那苦痛真说不尽。只怕从今以后，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，总有些变动罢。

梁启超于1919年2月在《伦敦初履》中的语句。